

祝您 晚年幸福

——中外名人晚年生活纪事

K811
23
2

Bc85/14

祝您晚年幸福

—— 中外名人晚年生活纪事

胡海清 编写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兰州

B

491524

275

祝您晚年幸福

胡海清 编写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张掖地区河西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9千字 印数: 1—25000册

ISBN 7-311-00118-8/G·23 定价: 2.65元

目 录

第一编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1)
邓颖超诵诗抒情怀 (1)	生命从 80 岁开始 (2)
庞薰琹潜心著述 (3)	耒欢晚年偿夙愿 (6)
任继愈在最后的“五年计划”中 (8)	毕修勺辛勤笔耕译著丰 (9)
一位特殊的中国人 (12)	胡道静一息尚存 奋斗不止 (13)
李宗仁晚晴放光辉 (15)	邹韬奋鞠躬尽瘁 (17)
欧阳修治学严谨 (18)	鉴真东渡 (19)
曹操的千古绝唱寄壮志 (21)	别总想着自己老了 (22)
班廷说：人生的快乐在于追求 (23)	莫里哀的最后一次演出 (24)
不甘落后的大仲马 (25)	学生——教授——学生 (27)
巴尔扎克——与死神竞争的人 (28)	
第二编 珍惜生命 益寿延年	(30)
邓小平——胸襟坦荡的伟人 (30)	我国领导人健身种种 (31)
契斋的健身方法 (33)	老寿星养老“三法” (34)
“马三立体操” (35)	王恩茂养生“四诀” (36)
“少吃、多动、平淡” (37)	盛夏的北戴河 (38)
孙敬修的长寿“维生素” (39)	网球场上的老人 (40)
朱德说：懒惰会使生命萎缩 (41)	载涛爱骑自行车 (42)
在家里培养个对手 (43)	二老健步攀登明月

蜂(44) “药王”为什么长寿?(46) 华佗的“五禽戏”(47) 年龄未使她衰老(48) 里根的锻炼与饮食(49) 美国总统的健身活动(51) 风趣而长寿的本斯(52) 最好的抗癌“药物”(53) 邱吉尔恢复活力的“嗜好”(55) 阿登纳对付失眠的招数(56) 恩格斯说:明智可以益寿(57) 快乐的拉希德(59) 勤奋的寿翁(60)

第三编 相依伴老 爱情永恒 (63)

相濡以沫的张学良夫妇(63) 曹禺与李玉茹的结合(64) 高士其再婚的幸福(67) 夏伊乔——贤惠的妻子(69) “钻石婚”纪念日(72) 周恩来夫妇情深似海(73) 陶铸夫妇依依惜别(75) 先夫诞辰的纪念日(77) 最后岁月的恩爱(77) 陈毅肝胆亦柔肠(80) 她心中永远装着秋白(82) 争争吵吵也夫妻(83) 童第周夫妇的50年(85) 吴玉章堪称民族的操守(86) 老来情比少时浓(91) 溥仪的第五次婚姻(92) 撒切尔夫人的家庭(93) 居里夫人丧夫以后(94) 吉田茂深切怀念雪子(96) 诺贝尔求爱的失误(97) 情深意笃的达尔文夫妇(99) 夫人激励老将军出征(100)

第四编 高风亮节 始终不渝 (103)

烈士母亲的情操(103) 贺绿汀的外孙落选以后(103) 胡子昂不为孙子开后门(105) 王首道主动让房(105) 杨植霖主动申请离退(106) 董必武送子务农(107)

朱德严格的家风(108) 彭德怀厌恶吹牛拍马(110)
罗舜初将军的家风(111) 鲁迅与工人作者(112)
杜甫不为重礼动心(113) 魏征敢于犯颜直谏(114)
姚期不为后代谋私(115) 廉洁正直的杨震(116)
虞丘子告老前荐贤(117) 庄周视厚禄如粪土(118)
铁托的儿子——普通职员(119) 戴高乐珍惜晚节(120)
戴高乐两次明智的退休(122) 林肯总统送子参军(123)
林肯笑对责骂声(125) 平凡的法拉第(125) 伽利略始终坚持真理(127) 布鲁诺为真理而献身(128)
甘当人梯的老科学家(130) 虚怀若谷的超级明星(131)

第五编 发展情趣 静心养性 (134)

徐向前坚持锻炼(134) 胡絮青的生活情趣(134)
刘海粟的生活丰富多采(136) 老舍夫妇爱花(137)
垂钓的盈盈乐趣(138) 陆游的书巢(139) 列宁在病榻上(140) 戴高乐和谐而温馨的家庭(141) 兴趣广泛的阿登纳(143) 邱吉尔的悠悠往事牵情怀(144)
爱因斯坦谢绝交际的妙策(145) 罗斯福酷爱集邮(147) 法拉第欣赏晚霞心旷神怡(147) 托尔斯泰的生活乐趣(148) 诺贝尔的业余爱好(150) 年迈人不要琐事不休(151)

第六编 两辈之间 至诚相处 (151)

巴金与外孙女(153) 百万家产的处理(154)
教子安心当厨师(155) 慈祥的父亲——邓小平(156)

教子的“儿不管”(157) 温欢的天伦之乐(158) 幸运的儿媳妇(160) 载涛尊女的新家风(161) 贺龙严格教子(162) 李立三胸怀坦荡的父亲(163) 徐老严格教育独孙女(164) 谢觉哉教子爱书(165) 鲁迅支持海婴集邮(167) 郑板桥谆谆教子(167) “船山先生”为女置嫁妆(168) 唐宣宗教女有方(170) 曹操择婿看重德才(171) 政坛铁腕 家庭慈母(172) 戴高乐和他的小女儿(173) 她的成功得益于父教(175) 科学的考察(176) “天使般的母亲”(178) 马克·吐温难言的内疚(180) 老诺贝尔敢于向儿子认错(181) 独具慧眼的老公公(182) 马克思关心女儿的婚姻(182) 为女操尽父亲心(184) 宽宏大度的大仲马(184)

第七编 晚年交友 乐在其中 (187)

巴金一束鲜花寄友情(187) 温欢晚年朋友多(188) 殷殷战友情(190) 老舍的交友之道(193) 达尔文是珍视友谊的典范(195) 乔尔乔涅的沮丧(198) 名作家狄更斯与小朋友(199) 老友聚兴情意浓(200) 冰释未倾诉 终身抱遗恨(202) 马克思的平民朋友(203) 回避社交的得与失(204)

第八编 岁暮余辉 洒向人间 (207)

吴印咸晚霞余辉光采夺目(207) 发挥余热 再做贡献(208) 周恩来病重以后(209) 李六如未偿夙愿(210) 吴承恩与《西游记》(212) 后人敬仰的黄道婆(213) 沈括晚年潜心著书(214) 玄奘译著传后

世(216) 张衡的卓越成就(217) 格林兄弟编词典
(218) 恩格斯庄严的许约(221) 光辉的迟暮岁月
(222) 塞万提斯成名的机缘(224) 超常的余热(226)

第九编 面对归去 豁然开朗……………(228)

肖乾不信先天定寿(228) 陈毅身患癌症豪情依
旧(230) 宋振庭谈笑论生死(231) 何谓“寿”长短
(233) 鲁迅的“多活几年”与“少活几年”(233)
李大钊英勇就义(234) 邓世昌以身殉国(235) 推迟
归去的到来(236) 莫泊桑早逝的教训(238) 格林论
老年(239) 居里夫人泰然自若(240) 蒙田的忠告
(241) 马克思在1883年(242) 屠格涅夫用业绩延长
生命的亮光(243) 赫胥黎在论战中恢复了活力(244)
希望——延年的支柱(247) 苏格拉底从容殉难(248)

第十编 临终遗言 毕生精华……………(251)

眷眷春晖慈母心(251) 办丧事一切从简(252)
珍重的嘱托(253) “还要看!”(254) 一个历史性的
文件(255) 继承遗志 继续编书(256) 留给你们
的一句话(256) 做人的真谛(257) 把骨灰送往延安
(259) 天快亮了!(260) “三个不要”与“五个
要”(262) 一个忠实的劝告(263) 希望天堂里也有
绘画(264) 一个空前的创举(265) 做出贡献 死而
无怨(267) 周密地分配遗产(268) 为时过晚的委托
(270)

后记……………(272)

第一编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邓颖超诵诗抒情怀

1981年5月30晚，中国作家协会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发奖大会举行茶话会。邓颖超同志在茶话会上对作家和诗人们说：“我已经老了，但是我不服老。这是指思想、精神、革命意志说的。当然，按自然规律，人总是要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你们的作品，诗呀，报告文学呀，小说，我不能多看、全看，非常抱歉！我只能有选择地看些电视节目。前些天，我在电视节目中听到一位得奖的演员朗诵了一首诗，我最喜欢的几句还记得。”

随即，她背诵起这首诗来：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
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有时候我也着急，
那是因为工作的不顺利；
有时候我也发愁，
那是因为我的祖国还很落后。
我曾踏遍人生的领土，
最后才知道，

这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
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我不再有别的什么希望，
只希望人民不要再受苦难；
我不再有别的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就在人民的要求里头。
啊，朋友！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生命从80岁开始

冰心不仅是个散文家、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

她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在燕京大学中文本科学习的冰心，连续出版了两部小诗集《繁星》和《春水》。三言两语的诗句，朴素清新，富于哲理。如一阵大风，顿时搅乱了诗坛的静谧，许多青年人竞相仿效；一时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当时周作人在燕京大学讲新文学，他在课堂上说，当今流行的是“冰心体”。他以为这位“冰心”一定是个满腹经论的学者，但没想到这位“冰心体”的创始人，正是坐在他眼前听课的一位女学生。

冰心到了晚年，生命不减朝气。她不仅倾注心力关怀少年儿童，而且对中青年作家的成长也十分关心。她不畏年高体弱，满腔热诚地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奔走；她的家门随时为

青年作家敞开着，一遇他们登门求教，她总是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不厌其烦地提供自己的帮助。她积极地评论文坛新秀和新作，为他们的集子撰写序言；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启发他们深入生活，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写作水平。

冰心在84岁高龄时，还是不服老，“不知老之将至。”这位与20世纪同时来到人间的文坛耆宿在80寿辰时，曾豪迈地提出：“生命从80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一同前进！”她仍然文思敏捷，博闻强记，不逊当年。1980年4月，冰心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访日本。访日期间，她同代表团成员一起到岚山参谒周总理的诗碑，老人睹物思人，诗兴勃发，当即挥笔写下一首诗：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穹。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庞薰栻潜心著述

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的著名画家庞薰栻，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人。

1957年，51岁的庞薰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妻子也蒙冤去世。此后他杜门鰥居，青灯为伴，埋头著述。

楚国的缣帛幡子，战国的漆绘锦瑟，汉朝的猎文铜车，宋朝的屏风团扇，明朝的年画插图……他与古人为伍，在中国2500年的历代装饰画的长河中搏击。

《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便是他的杰作。这部书写于

1958年到1962年期间，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当时什么写作条件都没有。但是，庞薰栻想到古代装饰画作者，他们何尝有什么创作条件。条件是他们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的，先哲这种精神鼓励着他，于是他自己定了一条要求：每天要写2000字，关于汉代部分，他重写了10多次；南北朝部分，他彻底推翻了3次。1963年以后，生活稍有改善，他又重写了明代与清代的内容……。如他自己所言，这部著作是他“凝固的心血”。这是一项无人问津的开拓性研究工作。

1961年5月中旬，他已患有高血压与冠心病，突然腹痛得从床上滚了下来，失去了知觉。邻居把他送进医院。他不知在医院躺了多少时候才醒过来。医生诊断为胆囊结石。

他已经55岁，多么需要有人照料。终于在1962年5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一位好心人介绍他与袁韵宜同志认识。半年后，他们登记结婚。夫妻相爱，患难与共。小家庭使他僵冷的心得到了温暖。他除了继续著书之外，又拿起了画笔。

但是，和谐安定的日子过不上几天，一场猛烈的狂风暴雨来临了，中断了他的著述，中断了他的创作。

他成为“文革”风暴第一批“横扫”的对象。批斗、抄家、隔离审查、扫厕所、倒痰盂、住“牛棚”……。这些，他都一一领教过。

他的《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手稿被抄去，加上了“借古讽今”的可怕罪名，定为“大毒草”。许多作品手稿、笔记资料，毁于一旦……。

1979年3月8日，中共轻工业部党组终于发出《关于庞薰栻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一文件彻底解除了他的

精神枷锁。

同年，3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大会，郑重宣布为庞薰栻教授恢复政治名誉。庞先生一头银发，一身整洁的中山服，步履稳健的登上讲台。几千双眼睛紧盯着他。人们在想：历尽冤屈的庞教授，会说些什么？

诗言志。在这庄严的时刻，庞教授用南方口音大声地朗诵了自己刚刚写成的一首诗，没有怨言，没有哀伤，有的是火一般的激情，有的是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

二十二年过去了，
时间过去了是不会再回来的。
二十二年这样长的时间不会留
下一些痕迹，
在我身上是一头白发，满身疾病。
可是在我胸膛中，
有一颗火热的心，
它在跳，
再跳十年吧……
你们用不着回头来看我，
我会跟着你们前进，
往前走！往前冲！往前闯！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竟持续了几分钟之久，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其实，庞薰栻所做的，比他说的更多、更好。

他的《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厚厚的手稿，经历浩劫而幸存。“他把散乱的旧稿收集起来，又重写了一遍，写完就

把原稿寄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自己连看一遍的兴趣都没有。稿子寄出后，越想越不对头，这20年来，我脑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

敦煌是中国历代装饰画的宝库。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敦煌壁画，可是在逆境中他没有机会去敦煌。他的心中感到不踏实。1978年他写信到上海，索回了书稿，决心推倒重来；年逾古稀的老人，为着修改《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一书，专程前往敦煌石窟。回到北京后，他从零开始，重新写作那部已被他推倒重写多次的专著。

老眼昏花，体力不支，他仍伏案劳动，每天凌晨3时起床写作。他在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写道：“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学习美术的青年在学习了绘画基础以后，进入专业学习，总得有座桥。我们是中国人，岂能不知道自己民族的艺术传统！”是的，老教授在为青年们架桥，架起一座通往中国传统艺术之桥。

终于，1982年1月，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学术巨著《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问世。

1985年3月18日，79岁高龄的庞薰琑教授因胃癌和肠癌并发肺炎，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停止了跳动。

耄欢晚年偿夙愿

人到退休的晚年，常常把过去有过的兴趣重又操持起来。耄欢也是如此。

这位中国的末代皇姑远在50年前就曾同兄妹们一起学过宫廷山水画。那时，她曾有过极浓厚的兴趣。

解放后，韞欢醉心于教育事业，几十年很少动笔作画。岂知退休以后，闲暇驱使她重新拿起了画笔。

但是，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丢了几十年的笔重新拿起来，无疑于从头开始，甚至比从头开始还难。眼目不再那么明了，手也不再那么听话了，落笔不准，轻重失当，运笔犹疑，画松不能挺举，画枝纤弱无力，画叶显得零乱，着色毫无把握，至于立意布局更是难以掌握……

她曾向困难低过头，认为自己荒疏过久，为时太晚。但是，她又不肯罢休，常以自己的行动来向自己表示一种坚定的志向：“只要坚持去做，就没有晚的时候。”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这位花甲老人重新拜师，坚持了两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画已经超过了年轻时曾经达到过的高峰。在她的小小的卧室兼画室里，书架上，茶几上，乃至床底下，到处都散放着画稿，摆在明处的，看起来每一张都美。而那些已经破旧，绉绉巴巴的扔在床下的画，则是她废掉的作品，显示了她攀登的足迹。在这期间，她曾阅读了许多绘画理论和历史著作，还有大量的名人画卷和画谱。她不满足于一个师傅的传授，而是骑着她的那辆骑了30多年的自行车奔走道途，看花写生，参观画展，拜访名家。她与几乎同龄的师傅在一起，总是谦虚得象个小学生，态度一丝不苟。

现在，韞欢在北京的画界，已经小有名气了。求画者越来越多。其中有将军，也有教授，有同事，也有名人。为了给人家交出一张好画，她常常拖延时日，辗转经年，只到能从大量画稿中挑出自以为差强人意的一幅来，她才觉得算完成了他人的嘱托。

任继愈在最后的“五年计划”中

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同志1983年已近70岁。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是没有止境的。有人劝他：“任公，您已年近古稀，该享享清福了！”他却诙谐地说：“按我的岁数，恐怕只能订一个五年计划了，这就更要抓紧工作才成呵！”

任继愈同志计划近五年主编完成几部多卷本的著作，包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等。所里同志用八个字赞誉他，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熟悉任继愈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已经失明多年，而左眼视力也只有0.5；走路还要拄着拐杖，送审的稿子他需要拿着放大镜批改，亲自执笔连格子都看不准。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疼，可是他每天的阅读量和写作量都大大超过了医嘱，每天如有会议或其他活动，要干几个小时，没有其他干扰往往在10小时以上。

他不仅要著书，所里还有工作。一些学术讨论、工作会议、外事活动也常常找到他头上。他每周的时间表都安排得满满的。平日时常有人拜访他，还要用许多时间修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文章和稿子，有时长达几十万字，他也尽力帮他们修改，提出意见。为了保证每天有整段的学术研究时间，他多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清晨4—8点是他自己支配的时间。为了早出成果，也不知多少个节假日，他都在

忙碌的工作中度过了；近两年他家里没有请人照料家务，有时紧张起来顾不上做饭，他中午就泡上一碗“方便面条”充饥；甚至外出开会，他还带着一卷稿子，利用会议间歇时间审阅、批改。他总在想：时间紧迫，要赶着做。

1978年到现在，任继愈同志先后带了16名研究生。有人劝他：“您年纪大了，工作又这么多，别再给自己加码了！”他却说：“我们的学术领域有许多尚未开垦的荒地，国家急需人才呵！”他家客厅里有块小黑板，他经常在这里给研究生指导、讲课、批改作业。遇见有些研究生作业不够认真，他从不训斥，而是戴上眼镜耐心地一字一句地批改，错字也不放过。一次，他发现给研究生留的古汉语作业丢了一句话，很快给他们写信让把它补上。

毕修勺辛勤笔耕译著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

著名的翻译家毕修勺诚心诚意的拥抱着中国这个崭新的世界。经过巴黎贫困潦倒的岁月和抗战动荡漂泊的生活，他深深体会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的份量。虽然他身居陋室，布衣蔬菜，但是他感到自己所盼望的无非就是一种安定的生活。他已经近50岁了，为了不辜负这美好的岁月，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完成两千字的左拉作品的翻译。一年四季，无论寒暑，他每天都要伏在书桌上工作十来个小时。

这位不辞辛苦的翻译家，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将左拉